

螳螂

螳螂的相貌俊俏，俏在英武氣，徘徊俯仰，姿容頗佳，剛且媚，剛似鐵筆，媚若銀鈎。綠螳螂一身草綠色，灰螳螂如淡墨痕。還有一種螳螂墨頭綠身，顏色和脈紋都很美，在山裏見過數次，自青石坯上徐徐爬過，不卑不亢，不慌不忙，有士氣。

周作人說廢名之貌奇古，其額如螳螂，許多人讀了不知所云。螳螂頭上寬下尖呈倒三角，像廢名的髮尖。周作人文多奇筆，語氣又極平淡，風平浪靜裏石破天驚，這是修養也是秉性。螳螂之貌亦奇古，身長軀瘦有老叟氣，偶爾又輕飄跳脫似少年。螳螂頭不大，可以四面轉動，生有長腳三對，其前足雙折如刀，向下的一面作鋸形，前

准風物談
胡竹峰

伸高舉時，有兵家行伍氣。螳螂前足是捕食利器，足起刀落，活物不得脫身，俯首啃食，須臾而淨。

螳螂耐性好，捕食時隱於葉底，由晨及暮，僵若泥塑木雕，獵物近身時，一躍而起，擒按於足下不得動也，方才從容食之。

螳螂弑夫，我見過一次。雌蟲從雄蟲的腦殼開始啃齧。雄蟲從容赴死，不逃避不掙扎，古人說視死如歸，大抵就是那般風範吧。雌蟲回首撕拽，其勢極決，然後細嚼慢嚥。不多時，雄蟲只剩殘肢碎翅不堪再食，雌螳螂鼓腹而行，徑自離去。觀者駭然，一時無語。

古玉器形裏有螳螂式，玉質受沁多呈灰白色。前人如此，也是愛螳螂之形吧，這是過去的閒情。

市井萬象

由廣東省博物館、甘肅省博物館共同主辦的「絲路光華：粵隴文物精品聯展」，現正於廣東省博物館舉行。該展覽以時間順序為脈絡，分為「絲路之興」「絲路之盛」「絲路之光」三大部分，通過兩地文博單位的逾五百件文物藏品向觀眾介紹甘肅河西走廊和廣州通海夷道的歷史與淵源。圖為展出的銅車馬出行儀仗俑。

中新社

絲路光華



▲螳螂屬肉食性昆蟲。

資料圖片



牌樓的故事(中)

山西大同有四牌樓坊，四座牌樓是東西南北首尾相銜；北京的四牌樓是十字路口，跨街而立；大同的四牌樓是牌樓坊，別有一番風格，是明初大將徐達平定山西雁北後修建的，亦稱頌功牌樓，高三丈有餘，正門上有五朵斗拱，瓦為翠綠，頂為黃色琉璃瓦，木結構。由當時書法家王德馨書寫的街名。據說本來是要題歌功頌德的額題，但徐達達成，恐怕朱元璋多疑，故改題街名。

朱熹晚年任閩北建陽講學，創立了考亭書院，院前有座高大的四柱三門五樓的牌樓，上寫「考亭書院」，此牌樓不同一般。在牌樓的最上邊刻有「恩榮」，皇帝恩准所建的牌樓也分等級。第一個等級的坊題在最上面會標明御製，國庫出資建造的；有時候，皇帝還要親題牌樓名。朱熹創立了考亭書院的牌樓屬於第二個等級，是由皇帝下旨，地方財政出資建造的；第三等級的叫聖旨牌樓，這種「皇家牌樓」是由皇帝下旨，自己出資建造的；第四等級牌坊，是賜贈牌樓，由皇帝口頭同意，並無聖旨，自己出資建造的。

牌樓最上面的稱「龍鳳板」，「龍鳳板」上刻字。牌樓留名的官制是由右往左讀，官職是由大到小。歙縣有一八柱牌樓，是明代徐閣老的，做過皇帝、太子的老師，三朝元老，官位擺滿「龍鳳板」，身份特殊，故有八柱立樓，又稱「東方凱旋門」，全國獨一座，數百年光彩依舊。

閒話煙雨
白頭翁

中國有四大書院，院院皆有牌樓，牌樓都做得別有文化，但卻皆無考亭書院的規格，恩榮牌樓修建好後，地方大員要列隊恭拜。

凡逛過北京中山公園的人，進南門一抬眼就能看見一座高大的四柱三門三樓的石牌樓，藍色琉璃瓦，正樓坊額上鑄刻着郭沫若書寫的四個大字：「保衛和平」。牌樓用料極其講究，皆正宗漢白玉；雕工極精美，飛禽走獸，無一不栩栩如生。此牌樓有歷史，原坐落在崇文門內大街，是橫跨大街的過街大牌樓。北京人稱之為「石頭牌坊」。

這座「石頭牌坊」是因當時任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之死而修，亦稱「克林德牌樓」。克林德在東單牌樓南側被槍殺，這直接觸發清王朝與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清王朝與十一國正式簽字畫押，簽訂了《辛丑條約》，《辛丑條約》中規定就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被殺賠款賠罪賠禮，他們懂得牌樓在中國人心目中的歷史和文化地位，因此強迫清政府在克林德遇害的地方，修建一座石牌樓，以紀念克林德。四億五千萬兩白銀都賠了，何論一座石牌樓？可謂精心選料，精心設計，精心施工，八國聯軍就駐在東單，焉敢不精心？石牌樓建後，載灃親王爺親率官員頂禮膜拜悼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這座牌樓被移至當時的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改稱「公理戰勝」坊，一九五三年更名為「保衛和平」坊。

從莎劇看女性的名字

自由談
譚凝

沙士比亞在《哈姆雷特》中寫道：「脆弱，你的名字就是女人」。在《麥克白》中，他將女人的名字改成「邪惡」。「脆弱」將女性弱勢化，「邪惡」則將女性妖魔化。實際上，在莎戲中有許多對女性的偏見、厭惡和憎恨。《麥克白》在這方面表現得最突出，劇中宣揚的反女性思想已延續了四百多年。

當今，隨着女性社會地位的提高，厭女言論也在上升。在這種形勢下上演《麥克白》應如何處理劇中的女性問題呢？帶着這個疑問，我看了南非女導演法珀（Yaël Farber）和倫敦阿爾梅達劇院（Almeida Theatre）最近重排的《麥克白》。劇評家稱之為「女性主義版的《麥克白》」。

首先登場的仍是三位女巫，她們在雷電交加的晚上等待麥克白。麥克白是蘇格蘭的貴族，剛從戰場上凱旋而歸。女巫告訴麥克白，他將獲得位於蘇格蘭高地的高鐸作為領地，並終有一天成為蘇格蘭的國王。當第一個預言靈驗後，麥克白萌生了弑君篡權的念頭。

為什麼在《麥克白》中會出現女巫的角色？莎翁生活的年代正是獵巫狂潮和壓迫女性的黑暗時期。按照當時的法律，實施巫術是嚴重的刑事罪行，可被判處死刑。在獵巫案件中，八成的嫌疑人都是女性。她們多為窮人、寡婦和老人，被視為災難的信使、秩序的破壞者。一旦被冠上「女巫」的罪名，等待她們的不是酷刑就是死亡。莎翁利用人們對女巫的恐懼，輕易地製造出緊張不安的氛圍，向觀眾暗示即將發生的悲劇。

按照現代的眼光來看，「女巫」是對女性的妖魔化。去妖魔化的第一步就是改變女巫的形象。在莎翁的筆下，女巫身形枯瘦，服飾怪誕，行為詭異。在法珀的舞台上，她們卻面容乾淨，身形挺拔，穿着整齊的西裝西褲，舉止端莊，一副企業高管的模樣。她們的預言也不像蠱惑人心的陷阱，而更像是對企業願景的規劃。

當麥克白的王位岌岌可危時，女巫第二次為他做出預言：「只要是女人生下的，都無法傷害麥克白……除非勃南樹林邁向鄧西高山，否則麥克白永遠不會戰敗。」女巫的話令麥克白堅信自己戰無不勝。

不料，命運和他開了一個惡劣的玩

笑。當討伐麥克白的軍隊到達勃南樹林，士兵們手舉樹枝作為掩護。從遠處看，進攻的軍隊就像邁向鄧西高山的樹林。征討麥克白的主將是從母親的腹中「剖」出來的，而不是母親「生」下來的。是他結束了麥克白的生命。

在莎翁的原著中，第二次做出預言的不是女巫，而是女巫召喚來的鬼魂。法珀去掉了鬼魂的角色，改由女巫親自道出預言。這個改動弱化了女巫邪性的那一面，卻引起了新的問題。當法珀台上的「高管版」女巫說出誤導性的預言，這恰好印證了社會對女性的偏見：她們不可信任。諷刺的是，正是這類偏見使女性很難在台下成為企業高管。以英國為例，儘管政府十幾年來鼓勵企業聘用女性作為高管，但去年在富時三百五十指數企業的董事會中，女性仍不足百分之三十五。

劇中另一位重要的女性角色是麥克白的妻子，麥克白夫人。在莎翁的劇本中，她被刻畫為一個野心勃勃、惡毒和癡狂的女人。她的野心促使她鼓勵丈夫殺害老國王，以篡奪王位。《麥克白》於一六〇六年首演。那時伊麗莎白一世已經去世三年，王冠又回到男人的頭上，所以莎翁才能放膽對有野心的女性加以醜化。

法珀嘗試通過改變人物造型和故事情節，表現麥克白夫人美麗善良的一面。她的舞台以灰暗的色調為主，台上唯一明亮的顏色就是麥克白夫人。她一頭金色的短髮，皮膚白淨，身着輕盈的白色連衣裙。然而，再純潔的顏色也掩蓋不了她怨憤丈夫謀害國王的事實。外表和內在的強烈對比反而令觀眾想到「蛇蝎美人」、「紅顏禍水」等對女性的負面標籤。

在第四幕，麥克白為了報復政敵麥德菲，派人殺害他的妻兒。在莎翁的劇

本中，一名使者向麥德菲夫人通風報信。法珀將這位使者改成麥克白夫人。麥克白夫人也無法阻止悲劇，只能眼睜睜地看着她們被殘害。事後，她在夢遊中喃喃自語：「麥德菲曾有一個妻子，現在她在哪兒？什麼？這兩隻手再也不會乾淨了嗎？」

法珀的版本不僅令這句原台詞更有分量，還表達出麥克白夫人對丈夫暴行的譴責。雖然法珀努力地展現麥克白夫人的善良，但並不能改變她作為反派人物的底色。

為了尊重原著，法珀只能在人物造型和情節上做出細微的調整，而無法改變貫穿全劇的反女性思想：女人是邪惡的，她們使男人墮落。麥克白出場時是一名英雄，但他在女巫和妻子的煽動下變成了罪人。若非她們的教唆，麥克白會弑君篡權嗎？麥克白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上多少責任？所有看過《麥克白》的人都曾產生這些疑問。除非法珀徹底改寫《麥克白》，改變女巫和麥克白夫人在事件中的角色，否則很難消除這個核心的反女性思想。然而，這樣的《麥克白》，就不是莎翁的《麥克白》了。

怎樣才能去除偏見，還給女性清白的名字？在法珀的《麥克白》中，我們看到了改編經典劇目的困境。她在忠於原著和消除對女性的偏見之間左支右絀，尋找那個根本不存在的平衡。法珀的困境不也正是女性在男性社會中一直面對的困境嗎？

改變社會偏見的難度，肯定比改編劇本的難度更大。消除對女性的偏見和歧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更多人（特別是男人）的參與。有希望的是，雖然我們在法珀的《麥克白》中看到了難度，但也看到了社會的進步。畢竟，一個女性導演現在可以站在莎劇的舞台上，改編這位文壇男神的經典名著呢。



▲法珀劇中的女巫和麥克白。

作者供圖

思念父親

自您離去的每一年，來到三月，思緒總是會變得不平靜，腦海裏又會縈繞着您的身影。每一年的這個時候，都有些衝動想寫下一些自己的感覺，但每年都為自己找了藉口。等三年再寫吧、五年再寫吧……直到今天第十年了，我才下了決心。

您當天的離去，是那樣的突然，那麼的令我們措手不及。以前每當您要離開時，總會打電話來說一聲爸爸就要回上海啦、去哪裏了，你要點什麼，我幫你帶回來……縱然我的回應還是一貫的平淡，您還是不厭其煩地叫我照顧好媽媽、秋蓮、通通和妹妹。但十年前您的離去卻是那麼的沉默，不作一聲。

從我倆兄弟小的時候開始，您就一直為了家族事業不停奔波。每一次您的離開，少則幾星期，多則幾個月。我們早就習慣了您不在身邊的日子，但我們也知道您總有一天會回來，總有一天我們會再聚，到時又會聽到您侃侃而談，這次辦事的種種經歷，和我們分享您的所見所聞。經過您生動的描繪，老是會逗

得我們大笑。但十年前您離去後，您並沒有回來。

在您剛離開的時候，真有一種感覺，您只是去了一趟比較久的出差。甚至有時在夢中見到您，醒來後以為一切都沒有發生過。您犧牲了我們小家庭相聚的時間，犧牲了自身的安逸，為家族的使命付出了一切。我們一直都沒有怨言，因為您出眾的才幹，堅定的意志，令我們相信終有一天會完成您的使命，不用再奔波勞碌，可以和我們無憂無慮天天在一起，共聚天樂。再不用分離，再沒有思念，再不需擔心。可這一天，並沒有來到。

令我稍感到一點釋懷的，是在您離去前我們還是把握了不少相聚的時間。回看電腦裏的照片，在二〇一一年中的中秋節、聖誕節、除夕、孩子的生日，都有您和我們一起度過。只是歡樂的時光總是不嫌多的。我們每一次的相聚，尤其是過年的時候，總覺得是上天對我們的恩賜。當看見孫兒們繞在您和媽媽的身邊，此起彼落的笑聲，令我感到這才是我們生命中

最珍貴的，最值得去珍惜的。可惜的是，造物總喜弄人，你越是珍惜，它卻越走得快。我知道這一天總會來到，我清楚「樹欲靜而風不止」的下一句是什麼，卻總沒有料到這一天會是來得這麼快，這麼急。

不想去想，但又逃避不了，總在想如果您今天還在我們身邊，將會是怎樣的景況呢？您天生愛熱鬧，如今應該是如何享受着與整個大家庭的成員和您的摯友一起歡聚，一起分享您窮一生為家族奮鬥而帶來的成果。在宴會上，您到處向人祝酒；所經之處，大家都圍繞着您，為您喝彩。您意氣風發，時而滔滔不絕，時而引吭高歌。您精力無窮，直到大夥都散去，可能您還在舞池中央翩翩起舞……

您熱愛生命，更熱愛您的家庭。您一生也對「愛」了解至深，也有一套獨特的見解。小時候不明白為什麼您說愛和宇宙有着密切關係。您並不是物理學家，所以我認為這只是您一廂情願的想法。但這幾年的閱歷，尤其是一齣叫《星際啟示錄》的電影，令我感受至深。

電影的編劇在物理學的基礎上創作了這戲，他的觀點竟然和您不謀而同，原來是愛，才是人類生存下去的原動力。如果您還在，一定會對這戲讚不絕口。巧合的是，這齣戲的男主角，也正是二十多年前一齣您叫好電影《超時空接觸》的男主角。還記得當年您在家中的電視機前觀看這戲，來到一幕——女主角好不容易超越時空去了外太空，她遇見的竟是她已逝世多年的爸爸……那一幕，您不禁對我說：「這就是外太空啊，在那兒我們都能和已逝去的家人再重逢啊！」您是多麼認同，多麼相信愛啊！

但不知道您有沒有聽過那句話「悲傷是我們為愛付出的代價」？這是這十年間，令我可以悲傷中稍作解脫的理由。我不再視悲傷為悲傷，反而想到這是因為您對我們的愛，而要我們付出的代價。愛越深，代價也越深，一切再合理不過。只希望有一天當我們償還這一切的代價後，我們可以在宇宙的某一個角落再聚。

人生在線
陳國頌